

## 采菊

□王秋女

每年到了11月初,桐乡的杭白菊就进入了采摘期。其实老底子采菊花的时间没那么早,要等到立冬过后菊花进入盛花期时才开始采摘。但现在的杭白菊是从菊米(完全没有开放的花蕾)就开始采摘,到胎菊(将开未开的花蕾),一直采到完全盛开的菊花,价格也是依次从贵到贱。且如今的杭白菊也有点龙井茶的做派,讲究的是喝头茬茶,所以这采摘期是越提越早。

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由完全盛开的菊花制成的菊花茶,其美妙之处不仅是因为味道更为柔和,更在于其颜值。取几枚萎顿泛黄的干菊花放入杯中,沸水缓缓冲入,菊花打着旋儿慢慢舒展开来,洁白的花瓣呈现出半透明的玉石感,花蕊也鲜活起来,那点点鹅黄千娇百媚,神奇地几乎完全恢复了枝头盛放时的绝美容姿。

先生的舅舅家也种了大片的菊花,一到采摘时节,人手非常紧缺,很难雇到工人。我决定周末去帮忙采菊花。

听说我要去采菊,身边的朋友们都深表向往,在他们的想象里,姑娘们翩然如蝶般穿行在一片雪白芬芳的香雪海中,朵朵白菊随着跳跃的十指飞入竹篓。

而现实中,采菊不似采茶,杭白菊的植株很矮,只有五六公分的高度,要蹲着采。蹲着已经够累了,但还只有外围的菊花才能用这种相对轻松的姿势采摘,菊花种得很密,繁茂的花丛里几乎无从落脚,更没有空间可以蹲下来,只能大幅度地弯着腰低着头采。这种姿势太伤筋骨,像我这样的新手没一会儿就累得不行,不停地直起身扭下腰甩下胳膊腿活动下。而且菊花层层叠叠,好不容易采完上面一层,把花茎一分开,却发现下面还藏着很多菊花,这种发现并不能给你惊喜的感觉,反而发出一声哀鸣。你自以为已经采了很久很多,可抬起头来,却不过是

小小的一个角。

这个时节,江南的天气并不太冷,可采菊花的人都是起早摸黑,花丛里晨露夜雾沾在手指上,时间一长,十指冰得彻骨,竟是冻得发麻了。天几乎全黑了,舅舅来喊我们吃饭。回去时路过早上刚采完所有胎菊、只剩下绿色枝叶和幼小花蕾的菊花地,在沉沉的暮色中,惊奇地发现这片菊花地竟然又泛出星星点点的白色!原来早上采完胎菊的花枝,晒了一天的太阳,那些小花蕾又蓬勃地鼓胀起来,迫不及待地准备绽放了。这令人惊叹的勃发生机,在这一刻,却让人感觉到某种绝望,菊农的劳作,有时就像普罗米修斯,日复一日,夜复一夜,看不见尽头。

这么一整天下来,我采了满满两大筐的胎菊,邀功似的拎过去给舅舅看,舅舅掂了掂,说大概有20多斤的样子。我两眼放光地问:“那么多胎菊能卖很多钱吧?”舅舅沉吟了答:“这几天算头茬胎菊,收购价比较高,13块左右,过几天旺季了还要跌一点。”我脑子里飞速地计算了一下,算20斤,13块一斤,辛辛苦苦忙活了一整天,才赚260块左右!舅舅很淡定地答:“错了,你没减去种植的成本呢!”

我顿时泄了气,忍不住嘟囔:“就赚那点,那还不如不种啊!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,虽然现在我们这边的农民基本不靠种地赚钱了,但秋天的菊花、冬天的芥菜头、春天的时鲜蔬菜、夏天的烟叶,我一季不落,偷空忙闲,拾掇下田畈,这儿赚点,那儿拾点,也是积少成多。最主要的是,我们做农民的,把地闲着,哪里看得过去,罪过的!”舅舅这一番话,再平淡朴实不过了,却让我心生感动。

吃罢晚饭,我们准备回去,刚下班的舅妈和表弟却戴上头灯,准备连夜再去采菊花。不然等到明天早上,打苞的胎菊全盛开了,就不值钱了。而舅舅呢,则在后院的作坊里忙活开来,准备蒸制今天刚采的菊花,自己蒸制好再卖比新鲜的要贵上些许,这个差价可不能让别人赚了去。

## 挂在树上的石榴

□任启铭

这几十个石榴在树上待了很久了,久得有点孤独。有几个像是熬不住了,果实炸裂开,露出深红的籽,没有笑靥,似在午后的冬日阳光下吐语。花开红一时,果成熟一时。规律就是规律,法则就是法则,它从来都不会在时间的维度里缺席。石榴熟了就要摘,莫让它再等待。

这棵石榴树生在故乡院子的内巷里,不知道它树龄多大。在我的印象中,约是十七八年前移栽在这里。移栽来时,它已是一棵成年的树,这样算下来,就更不得它多大岁数,想必几十年树龄是有的。巷子里很安静,我在石榴树下踱步,仰望天空,白云悠闲。石榴的落叶铺满了巷道,黄叶地,原始的红砖墙,盖满半个巷子的树枝隔离了天空,树上的几个石榴随冷风摇曳在光秃的枝头。不能让它们在树上再待下去了,再待下去,都会自然掉落,摔在地上肯定会碎成一地,没法食用,那样就太浪费了。

本来,两个月前,就该摘下来的,一直未摘。往年,在石榴将熟未熟时,母亲就催着摘石榴。尤其是去年,结的石榴多,粗壮的石榴树枝都压得东倒西歪的,母亲还找来棍子支起来,生怕压断了。石榴长得也真是喜人,有客人进院子,都会自然注意到,惊讶一番。几枝主干越过墙,缀满枝上的石榴果红彤彤的,好生让人欢喜。母亲早早地把石榴陆续摘下来,经常是一摘就是一大纸箱,自己吃不完,也不劳神去街上卖,谁来家里玩,就分给邻居和亲朋吃。

今年,母亲是少有的不着急,也许是经历了去年的大丰收,今年结的果实的确太少了,心里有落差。自五月份石榴开花时,花就不多,又历经了多次暴风雨,石榴花落了不少,更可怜。花开预知希望,花落凋零也是希望。接下来的日子,每次回家,我都能看到它绿意盎然如旧,结的果只是零星挂在绿丛中。母亲的解释是,去年结的太多,“结伤”了。树像人一样,累了也要喘口气,歇一歇。因此,她对它倍加爱护。

当地民俗曰:“七月杏子,八月梨,九月石榴串满集。”农历九月,到了石榴成熟的时节,家里也没人提该摘石榴。来串门的邻居亲朋也没人提起这档子事,去年分食的喜悦被集体性选择健忘。这也倒是好事,给石榴一个充分表述自身生命轨迹的机会。

在秋深处,石榴叶渐衰,绿妆中透着些微微的鹅黄。石榴泛着红光,在枝头随风撒欢儿。人看着有些担心的,它们已经是摇摇欲坠。冬至过后,叶落尽了,石榴独自在枝头自赏,一脸红得发紫的色斑。鸟雀来了,裂开的石榴籽,啄了满嘴的红汁水,叽叽喳喳。母亲开始和我说,找个时间,我们把石榴摘了。

上个周末,我在老家,看到石榴落地好几个,都已经稀烂。我决定找来梯子摘石榴。说是摘,稍微碰一下就掉了,从蒂上整个的脱落。它们已经没有抱紧枝丫,也没有握紧果蒂了。迎接生命终点的幸福是走上了归途,无论它们曾走过什么样的广阔世光道路,都不去回望了。一个小时下来,石榴树被摘了精光,树大,看似没有多少颗,还是装了满满一大纸箱子。站在巷口看树,天光云影,稀疏清爽。

